# 東塾讀書記

東塾讀書記卷十　　番禺陳澧撰

## 春秋三傳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之所以作孟子此數語旣明之矣其始於隱桓何也春秋之前魯幽公之弟魏公弑幽公而自立懿公之兄子伯御弑懿公而自立見史記魯世家春秋不始於彼者周宣王伐魯殺伯御而立孝公亦見魯世家是時天子尚能治亂賊也至隱公爲桓公所弑天子不能治之此則孔子所以懼而作春秋也史記周本紀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卽位桓王八年魯殺隱公太史公書此於周本紀者以此爲春秋所以作故也穀梁隱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志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桓元年傳云桓弟弑兄臣弑

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宅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然則春秋始於隱桓爲惡桓弑隱而孔子以王法治之大義昭然矣此所謂穀梁善於經歟王蘭泉隱公不書即位辨云春秋爲亂臣賊子而作實因魯而作所以十二公以隱居首也最得其義矣○范武子穀梁序云平王以微弱東遷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此夫知始於隱公之故也夢溪筆談云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公方即位則春秋當始惠公啖趙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卷十四禮謂纂例誤以平王二年惠公即位而顯例之爲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耳且即使惠公二年平王東遷春秋正可始於惠公而於其二年書平王東遷之事啖趙雖顛倒史記而仍不可以解始隱之義也○陸氏春秋集傳辨疑凡例云凡公羊云託始焉爾既始於隱公則從始者書之何云亂乎禮謂春秋自當始於隱公眞不必謂之託也

晉董狐書趙盾弑其君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魯桓公弑隱公春秋但曰公薨而孟子顧以爲亂臣賊子懼何也董狐非趙氏臣也齊太史非崔氏臣也可以直書也孔子爲魯臣於其先君

之篡弒不可直書也魯之舊史雖有如南董者於隱公之弒書公子翬而已矣無以見桓公之罪惡矣孔子修之削去弒者之名但書薨而不書地則與正終者異矣隱公不書葬桓公書即位其爲桓公弒隱公不待言而明矣（范武子云推其無恩則知與弒也）此南董之筆所不能到者也趙盾崔杼弒君而不篡國南董能懼之魯桓公弒君篡國雖南董不能懼之惟孔子乃能懼之孔疏謂魯舊史不書君弒爲愛君董狐則志在疾惡此謬說也春秋不疾惡亂臣賊子何以懼乎史通云董狐南史各懷直筆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惑經）此劉知幾之粗疏也然如孔疏之說則無解乎知幾之惑矣（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穀梁云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范注云桓弒逆之人故極言其惡范又引江熙曰春秋親尊皆諱傳似失之徐邈曰春秋雖爲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禮謂春秋不直書桓弒隱已爲尊者諱矣若事事皆沒其實則作春秋何爲也徐說是江說非也）

左傳云羽父請殺桓公則桓公有不臣之迹可知也云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弒之則桓公許之可知也左傳生桓公而惠公薨孔疏引釋例云今惟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弒隱公皆諮謀於桓云討寪氏有死者言其冤也云不書葬不成喪也言桓不以人君之禮葬隱也三國志三少帝紀注引漢晉春秋云葬高貴鄉公下車數乘不設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此所謂不成喪也左氏爲舊史官亦不可以直書者而能曲曲傳之其敘事之精善非後世史家所及也杜注云欲以弒君之罪加寪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此杜之誣傳也傳曷嘗有此言乎

左傳開卷記潁考叔石碏二人最詳此大有意也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君子曰石碏純臣也賈逵云左氏義深於君父後漢書本傳其此之謂乎若如林黃中謂君子曰是劉歆之辭見朱子語類卷八十三劉歆能明忠孝大義如此乎

袁彥伯云春秋之時禮樂征伐霸者迭興以義相持故道德仁義之風往往不絕雖文辭音制漸相祖習然憲章軌儀先王之餘也（後漢紀卷二十三） 劉知幾云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史策至于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史通正史篇） 王伯厚云名卿大夫講聞故實三代文獻譪如也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贄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祀典單襄公之述夏令秩官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郯子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陳祭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粲然可覩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之守禮懍懍秋霜夏日之嚴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晉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又皆識其大者統紀相

承淵原相續得夏時坤乾見易象魯春秋而知三代之禮所以扶持於未墜者豈一人之力哉漢制考顧震滄云當時經學昌明君卿大夫澤躬爾雅謹守矩矱一舉動必有占一酬答必有賦故賦吉日而具田備賦匏有苦葉而具舟而歌相鼠而不知誦蓼蕭而弗答卽知其有敗亡之禍豈非先王詩書象數之教浸漬于人心者久故通行于天下而無閒哉春秋大事表左傳引據詩書易三經表敘阮文達公詁經精舍策問云春秋各國君卿大夫之德行名言載在三傳國語近時學者發明三代書數等事遠過古人試發明春秋學行以成精舍學業焉澧案以上五說大意略同讀左傳者不可不知且當知所謂道德仁義憲章墳典故實文獻經學德行名言皆出於孔子之前賴有左傳國語述之至今得以考見此左氏之功之大也苟不知此則有謂左傳為相斫書者

矣三國志下蕭傳注引魏略隱蕃語○國語載祭公謀父諫穆王伐犬戎召穆公諫厲王弭謗號文公諫宣王不藉千畝仲山父諫宣王立魯武公子戲乙諫料民於大原此即尚書之訓也何以不入尚書不可知矣此後則左傳所載石碏諫衛莊公寵州吁臧僖伯諫隱公觀魚皆諫書之最古者

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漢書楚元王傳後劉歆傳晉王接謂左氏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晉書本傳近時劉申受云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冒曰春秋左氏傳則東漢以後之以訛傳訛者矣左氏春秋考證澧案漢書翟方進傳云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此西漢人明謂之左氏傳矣或出自班孟堅之筆冒曰左氏傳歟然翟方進受穀梁而好左氏穀梁是傳則左氏非傳而何哉左傳記事者多解經者少漢博士以為解經乃可謂之傳故云左氏不傳春秋公羊定元年傳云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何注云讀謂經傳謂訓詁此可見漢人所謂傳者訓詁解經也然伏生尚書大傳不盡解經也左傳依經而述其事何不可

謂之傳傳猶注也裴松之注三國志但詳述其事可謂其非注乎且左氏作國語自周穆王以來分國而述其事其作此書則依春秋編年以魯爲主以隱公爲始明是春秋之傳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則雖以訛傳訛能謂之春秋晏氏傳春秋呂氏傳乎

陸氏纂例云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之求意經文可知而後人妄有附益左氏本末釋者抑爲之說此數語乃宋論也文十三年左傳云其處者爲劉氏孔疏云漢室初興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豐案左傳有附益之說實昉於此既可插此一句安知其不更有所插者乎公羊傳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穀梁傳有沈子曰尸子曰穀梁子曰之類皆後師之語安見左傳必無後人附益乎左傳不可通之說指爲後人附益乃厚愛左氏非攻擊左氏也

劉申受左氏春秋考證凡書日之文亦以為增益然謂劉歆所增益則未確也桓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史記陳杞世家采此數語可見史遷所見左傳有解經之語矣姚姬傳九經說及左傳補注序以為吳起之倫附會私意則頗近是耳

孔沖遠云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為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已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杜氏集解序疏澧案此說可疑豈有一書內唯二條有例者乎且日食不書日為官失之其說通大夫卒公不與小斂不書日則不可通孔巽軒云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公豈得與小斂乎公羊通義此無可置辯矣蓋左傳無日月例後人附益者以公穀有之故亦倣效而為此二條耳

左傳解春秋書法有不通者必後人附益如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傳云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尊夫人也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亦云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公羊則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此公羊之勝左傳者然此乃文法必當如此耳左氏豈不知文法者乎如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再見不稱公叔檀弓公儀仲子之喪下文再見但云仲子遊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下文再見但云伯子此等文法爾目皆是後人皆知之○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十四年意如至自晉傳云尊晉罪已也更不通不必辨其尤可怪者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云云于宋秋七月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云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此竟顛倒是非矣賈逵云叔孫義也督疾之非

也服虔云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並孔疏引）賈說可以糾正左傳服注已稍依違矣杜注云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孔疏云豹若卽以爲眞共敬從命則國內義士必云豹是國之大賢聞是公命雖非亦從則知公之所命悉不可違豈不使季氏懼而公室尊也如杜孔之說權臣假稱君命大賢義士共敬從之權臣復何所懼乎傳謬而注曲從之注謬而疏曲從之而以爲孔子之意（孔疏云賈服不以孔子之意說春秋）此經學之大害也故附益之語不可不辨也

左傳之語更有不可執以爲例者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云不稱名非其罪也孔疏云諸是大夫被殺書名者杜皆言其罪狀止以此傳爲例故也澧案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治杜注云洩治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孔疏

云洩冶安昏亂之朝慕匹夫之直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賤之文此以文七年傳爲例遂誣忠臣以罪狀誣春秋以罪賤忠臣深可怪駭乎傳稱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歟本注疏考證云臣照按孔子蓋哀之也非譏之也○公羊何注亦以爲洩冶有罪其作膏肓則以爲洩冶無罪欲砭左傳非其罪則不稱名之例也何氏之自相矛盾如此

昭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宛杜注云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澧案傳云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令尹子常信讒賈無極譖郤宛遂令攻郤氏且爇之此傳表章郤宛之賢而痛其冤死也杜注乃執不稱名非其罪之語以爲郤宛稱名有罪豈左氏之意乎

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左傳云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氏釋例暢衍其說文多不錄焦里堂云司馬昭收羅才士以妹妻預預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

爲懿師飾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也王凌毋丘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射王中肩即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爲志在苟免孔父仇牧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善可襃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貳居然相例矣左傳補疏自序豐案孔疏云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者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君積累其惡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自妄爲規過非也杜云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此孔疏所謂積累其惡也此疏覼縷數百言尤所謂鍛鍊深文不知孔穎達何以惡其先世孔父至於如此劉炫規杜過孔疏又以爲妄而不引其說然千載之下有焦氏之說則劉氏之說雖亡若存矣隱元年傳云弔生不及哀杜注云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孔疏引晉書云於時內外卒聞

預議多惑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桓五年傳云啟蟄而郊杜注云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孔疏云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啟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禮請杜預於忠臣賊臣倘敢顛倒是非以詔司馬氏而況說典禮乎

左傳凡例與所記之事有違反者可見凡例未必盡是左氏之文有後人所附益而又未詳考傳中之事也如莊十一年傳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孔疏云釋例曰令狐之役晉人潛師夜起而書戰者晉諱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師以戰告也成十八年傳云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孔疏云釋例曰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朔懼有違衆之犯而以國逆告此皆明知凡例不合而歸之於告是遁辭矣又如莊二十八年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定十五年城漆孔疏云漆本邾邑不得有先君宗廟而稱城者釋例曰若邑有先君宗廟則雖小曰都尊其所居

以大之也然則都而無廟固宜稱城城漆是也此凡例不合之鼠顯者釋例之意以爲邑周稱城邑則有廟者亦名爲都而稱城無廟則不名爲都而稱築也然亦勉强彌縫矣

隱十一年傳云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此無疑者也然因其來告而書其事耳豈憑其告辭爲褒貶乎如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杜注云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成十五年傳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孔疏云宋公欲重其罪以罪及民告故史從而書之以示虛實釋例曰國史承之書之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孔疏云諸侯被執及歸或名或否雖從告辭傳不爲例故釋例曰蔡侯般弑父自立楚子欲顯行刑誅以章伯業誘而殺之蔡人深怨故稱名以告春秋從而書之是告者謂其有罪則稱名以告謂其無罪則告不以名還家如此則有罪無罪罪及

民不及民但憑告者之辭而國史承之夫子即從而書之以為褒貶何以為春秋乎且夫子既從而書之矣又何以示虛實乎陸氏纂例三傳得失議云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爾何名修春秋乎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左傳云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澧案天王崩最大之事魯史自當從赴孔子自當因之雖有異說何可輕改舊史杜注云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此已不通矣又云春秋即傳其偽是何言歟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佹諸卒杜注云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孔疏云蓋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唯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也文十四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杜注云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孔疏云蓋赴以五月到

惟言卒日不言其月即書其所至之月此二條孔疏亦不通舊之舊史未必慣慣至此即舊史慣慣孔子亦遂因之耶如此類者但當闕疑耳强言從赴則不通矣

從赴之說更有當辨者襄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傳云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昭元年楚子麇卒傳云公子圍入問王疾縊而弒之哀十年齊侯陽生卒傳云齊人弒悼公杜注並云以疾赴故不書弒澧謂弒君之罪孔子豈因其不以實赴遂免其誅絕乎此必當時記其事者有不同孔子則從赴不以弒逆漫加於人耳左氏則兼存弒逆之說使與經並傳於後經有經之法傳有傳之法各有所當也

杜氏釋例誠有未善然其長歷土地名世族譜三篇考據詳博何邵公范武子不能有此也公羊春秋襄二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何注云時歲在巳

卯徐疏云何氏自有長歷不得以左氏難之澧案襄二十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何注云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何氏如有長歷則可直言閏月何必云蓋閏月乎其歷論尤善所云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二語歷家奉爲蓍蔡矣夫春秋所重者固在其義然聖人所謂竊取之者後儒豈易窺測之與其以意窺測而未必得孰若即其文其事考據詳博之有功於經乎顧震滄撰大事表求杜氏釋例之書不得遂自撰朔閏表卿大夫世系表疆域都邑山川諸表深知讀左傳不可無此也

鄭君云穀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亡王制疏引釋廢疾釋文序錄則云公羊高受之於子夏穀梁赤乃後代傳聞澧案宣十五年公羊傳云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此用孟子語公羊當六國之亡此其證也僖二十二年穀梁傳云故曰禮人而不荅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此亦用孟子語則不得先於公羊也且穀梁不但不在公

羊之先實在公羊之後釋文序錄之言是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公羊云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云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劉原父權衡云此似晚見公羊之說而附益之隱二年無侅帥師入極八年無侅卒穀梁傳皆兩說劉氏亦以爲穀梁見公羊之書而竊附益之澧案更有可證者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穀梁云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此所謂其一傳明是公羊傳矣宣十五年初稅畝冬蝝生穀梁云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此穀梁駁公羊之說也公羊以爲宣公稅畝應是而有天災穀梁以爲不然故曰非災也駁其以爲天災也又云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駁其以爲應稅畝而有此災也范注云緣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非責也此范說文

義通其在公羊之後更無疑矣定三年哀十年十一年公羊皆無傳穀梁亦無傳定五年六年七年九年公羊每年只有傳一條穀梁亦然此尤可見穀梁之因於公羊也

公羊穀梁二傳同者隱公不書即位公羊云成公意穀梁云成公志鄭伯克段于鄢皆云殺之如此者不可枚舉矣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云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穀梁云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此更句句相同蓋穀梁以公羊之說為是而錄取之也穀梁在公羊之後研究公羊之說或取之或不取或駁之或與已說兼存之其傳較公羊為平正者以此也許月南穀梁時月日例云穀梁之義多正

公羊之義多偏

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殘略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本事釋文序錄引 澧案鄭伯克段于鄢左傳云太叔出奔共後十年鄭莊公猶有寡人有弟餬口四方之語此必不能虛造者而公穀則皆以爲殺之左傳寢藏公穀未得見之故爾

公羊有記事之語但太少耳如隱元年春王正月傳云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鄭伯克段傳云母欲立之葬宋繆公傳宣公謂繆公云云暈帥師傳暈諂乎隱公云云衛人立晉傳云石碏立之鄭人來輸平傳云狐壤之戰隱公獲焉可見公羊亦甚重記事但所知之事少而又有不確者耳狐壤之戰在春秋前而公羊以為輸平事孔巽軒通義序謂春秋重義不重事以宋伯姬爲證然公羊記伯姬事

云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若公羊不詳記此事則伯姬死於火耳何以見其賢乎欲知其義必知其事斷斷然也

公羊於春秋時人多不知者如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云賢繆公也此誤以康公爲繆公孔巽軒云賢繆公而於康公與使大夫者明善善及子孫也此回護太無理矣文十八年秦伯罃卒何注云秦穆公也此明知爲秦康公而偏云秦穆公以異於左傳耳孔巽軒云賢繆公未知見其卒者及康公之世始有恩禮于內得恩錄之亦回護無理襄二年傳云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昭二十年曹伯廬卒于師傳云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此公羊未知則直言未知是其篤實也何注云齊姜者宣公夫人繆姜者成公夫人此惡左傳而不從其說耳然以惡左傳之故而互易二公之夫人使宣

公以子婦爲妻成公以母爲妻大倫亂矣且公羊云未知何氏嘗聖守之安得妄爲說乎徐疏云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爲婦實無文據以順言之也此尤無理之甚人死之先後無定豈姑必先死婦必後死乎

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以爲賢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此蓋有激而言未可以爲公羊病也春秋繁露竹林篇但云榮復讎不言賢齊襄公蓋以襄公不可謂賢也下文公及齊人狩于郜公羊以爲譏與讎狩讎者無時焉可與通可見公羊深惡魯莊公不復讎遂以爲賢齊襄公復讎耳公羊又云襄公事祖禰之心盡矣九世安得云禰明譏魯莊公忘其禰也

昭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公羊以爲通濫何注云通濫爲國故使無所繫○穀梁亦云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亦與公羊同意但無叔術之事耳以爲叔術賢者讓國黑弓

賢者子孫宜有地澧案叔術事在魯武公懿公時若必追而褒之則春秋何必始於隱公乎叔術妻嫂而以爲賢雖喪心病狂者不至於是故孔巽軒通義序謂公羊不信此事然不妻嫂即可以爲賢乎邾婁顏淫惡天子誅之而立叔術天子死叔術殺天子所使誅顏之人而授國於顏之子狂悖如此可謂之賢者讓國乎此公羊之謬孰能墨守之乎何注謂叔術惡少功大徐疏謂妻嫂非姑姊妹其彷何氏序蔑更謂春秋善之偏徇師說遂至傷敎害義而不顧此經學中所罕見者

公羊宣十五年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何注言聖人制井田之法遂及於出兵車選父老里正女功緝績求詩造士凡六七百言薈萃古書而貫串之所謂學海於此可見一斑

何注用緯書者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莊三十一年傳注徐疏云皆是禮說文也禮

天子諸侯臺門〔徐疏云在禮器文〕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徐疏云禮說文○昭二十五年傳注〕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僖三十一年傳注徐疏云皆王制與禮說文〕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昭二十五年傳注徐疏云皆樂說文〕半圭曰璋〔徐疏云禮器無文〕白藏天子青藏諸侯〔徐疏云春秋說文○定八年傳注〕含口實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五年傳注〕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輿守國次宜爲君者持棺絮從所以備不虞〔昭二十年傳注〕禮后夫人必有傅母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襄三十年傳注〕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宣八年傳注○以上四條徐疏皆云春秋說文〕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文二年傳注徐疏云皆孝經說文〕此等禮制見於緯書何邵公習而熟之亦可見其爲學海

也天子諸侯臺門祭天牲角繭栗與禮記同此實禮記之類故何注直稱爲禮推襄二十九年傳注云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僞多徐疏云孝經說文此用緯書語而竟稱爲孔子曰蓋緯文本有孔子曰三字而何氏仍之耳

何注多本於春秋繁露而徐彥不疏明之如繁露云春秋變一謂之元重政篇隱元年何注亦云變一爲元繁露云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俞序篇隱元年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注之說本於此注文太長此不具錄徐疏皆不引繁露又如隱元年徐疏引春秋說云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此繁露之文二端篇而徐疏乃但云春秋說將使讀之者不知其說出於董生矣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其語未安何邵公好奇故取之耳

春秋繁露云王魯絀夏新周故宋三代改制質文篇。史記孔子世家云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此則異於春秋繁露之說索隱云以魯爲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親周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公羊無此說也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公羊云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既以周爲王者無敵必無黜周王魯之說矣徐疏云春秋之義託魯爲王而使舊王無敵者見任爲王寧可會奪此疏正可以駁黜周之謬也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公羊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惟此有新周二字何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此取繁露之說以解之也孔巽軒通義云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遷成周作傳者號爲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新絳鄭居郭鄶之地謂之新鄭實非如注解故宋傳絕無文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禮案桓二年穀梁傳云孔子故宋也范注云孔子舊是宋人公羊新周二字自董生以來將二千年至巽軒乃得其解可謂公羊之功臣矣公羊疏卷一引賈逵長義駁黜周王魯之說然未言

此非公羊說晉書王接傳載接之說云公羊通經爲長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硋蘇東坡論春秋變周之文云黜周王魯與夫讖緯之書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何休公羊之罪人也陳直齋書錄解題亦云黜周王魯變周之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其文此書皆能爲公羊辨誣然新周二字未得其解公羊之受誣猶未明也至巽軒之說出乃大明耳○劉申受公羊議禮制爵篇云以春秋當新王絀朝當元黜進小國爲大國其書公朝王所不爲公朝起也王使來聘書使與諸侯同文若新周也魯使如周不稱使當王也公如京師如齊晉皆不書朝當巡狩之豊也此仍守何氏之說而更甚矣其釋三科例中篇云且春秋之託王至廣稱號名義仍繫於周挫强扶弱常繫于二伯何嘗眞黜周哉郊禘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魯之僭則大惡也就十二公論之桓宜之弒君宜誅昭之出奔宜絕定之盜國宜絕隱之獲請宜絕莊之通讐外淫宜絕閔之見弒宜絕僖之僭王禮從季姬禍鄫子文之逆祀喪娶不奉弒成襄之盜天牲哀之獲諸侯盛中國以事强吳雖非誅絕而免于春秋之貶黜者鮮矣何嘗眞王魯哉此人言黜周王魯非眞然則春秋作僞歟

春秋繁露有先質後文之語見玉杯篇何邵公遂謂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且所謂質者指母弟稱弟而言謂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隱七年傳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注其說尤謬先質後文豈分別

同母異母之謂耶親厚異母兄弟與同母等豈文家之弊耶孔子所欲變乃在此耶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主天法商而王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故立嗣予孫篤世子禮家此謂商立世子死則立世子之母弟即襄三十一年左傳穆叔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也夏立世子死則立世子之子即檀弓所記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孔子曰立孫也此立嗣之法不同非親厚之謂也

春秋所書災異惟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公羊云天戒之宣十年初稅畝冬蝝生公羊云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何注云上謂宣公其餘但云何以書記異也如隱三年日有食之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之類何以書記災也如隱五年螟傳云何以書記災也之類何注則或取後事而言如隱三年日有食之注云是後衛州吁弒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或取前事而言如隱八年螟注云先是有狐壤之戰中丘之役又受邴田煩擾之應皆公羊所無之說其尤無理者僖十三年秋

九月大雩注云成緣陵須賦之應城緣陵在明年而先一年致旱乎襄八年秋九月大雩注云由城費公比出會如晉莒人伐我動擾不恤民之應徐疏云如前卽今年正月公如晉是也禮案正月公如晉注云公脩行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善錄之此又以爲不恤民自相違異如此此乃漢儒好言災異風氣耳夫自古國家治亂每有吉凶先見此必然之理儒者陳說以爲鑒其意甚善然其所說必使人可信乃爲有益若隨意所指則人將輕視之復何益乎其尤謬者定元年霣霜殺菽注云示以當早誅季氏菽者少類爲稼强季氏象也穿鑿如此人豈信之乎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何注云是後楚滅穀鄧上僭稱王徐疏引依欣說云其後楚號稱王滅穀鄧此何注說災異本於讖緯之證也○徐疏說災異有更謬者成三年新宮災何注云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絶不宜列昭穆徐疏云桓公亦篡立不災其宮者蓋以桓母右媵次第宜立隱是左媵之子據位失宜而極敘之躋日篡召其罪差輕是以不災是其廟此謂桓弑隱罪輕悖遐已使且天之災其廟不災其廟徐氏究能知其意耶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孔疏云天之所災不可意卜孔之通徐之不通相去天淵矣

西狩獲麟公羊但云記異也但云孰狩之薪采者也但云孔子

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何注則云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又云得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門云云信乎公羊之罪人矣春秋繁露符瑞篇云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西漢時公羊家已有此說孔巽軒公羊通義序云東漢時博士弟子歆謏妄言重自誣其師此巽軒未考繁露耳○韓勑造孔廟禮器碑云後制百王獲麟來吐史晨祀孔子奏銘云西狩獲麟爲漢制作又云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韙應主爲漢制道審可行漢人多以獲麟頌揚漢代何邵公囿於風氣遂以注經也

何注以時月日爲褒貶遂强坐人罪如宣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何注云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徐疏云有罪時者此文書秋是也無罪月者即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之屬是也此但以不書月强坐以有罪而又不能言其何罪又如成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何注云不日者多取三國媵非禮故略之此

以不書日而求其罪不可得但有三國廢之事遂以坐之耳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何注云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讎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桓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注云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注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絕之此皆穿鑿之甚定十四年無冬徐疏云不脩春秋已無冬字又春秋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此疏最通凡時月日之字宜有而無者皆當如是解之何必穿鑿乎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云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何注云日爲君辰爲臣去辰則逐季氏意明矣此以但書上辛季辛有日無文遂傅會於逐季氏尤可怪笑也何注更有穿鑿文義之病隱元年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

也注云文王周始受命之王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然則中庸云仲尼憲章文武爲法其死不法其生乎

經有語助何注必爲之說如隱五年考仲子之宮注云加之者宮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絕也（徐疏云仲子是妾不宜與宮廟連文故加之以絕之）僖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注云欲言弒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加之者起先君之子如此之類殊可怪笑聊舉二條以見之

左氏之語何氏以爲膏肓有非者有是者至左氏所記當時之人之言與事而何氏以爲膏肓則皆非也如師服曰今君命大子曰讎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何氏謂左氏後有與亡由立名善惡引后稷名棄爲膏肓以難之（桓二年左傳疏）此但可以難

師服耳不可以難左氏也雖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何氏云楚鄧强弱相懸若從三甥之言楚子雖死鄧滅曾不旋踵若刳腹去疾炊炭止沸左氏爲短（莊元年疏）此但可以難三甥耳不可以難左氏也此外如季文子言十六族世濟其美堯不能舉三族世濟其凶堯不能去（文十八年）程鄭問降階何由然明曰是將死矣（襄二十四年）申豐對季武子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云云（昭四年）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良止以撫之（昭七年）王子朝言王后無適則擇立長云云（昭二十六年）何氏皆難之然但可以難季文子然明申豐子產王子朝耳不可以難左氏也其最謬者范文子使其祝宗祈死（昭十七年）何氏云死不可請偶自天祿盡矣非果死令左氏以爲果死因著其事以爲信然於義左氏爲短澧案左氏但著其事耳曷嘗云信然乎閽弑吳子餘祭公羊云譏也餘祭

也夷昧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尙速有悔於予身襄二十九年　此公羊說祈死之事何氏難左氏而忘公羊可謂銳其東而忘其西者矣左傳杜注因何氏之難遂謂士燮因禱自沈證謬之極

孔巽軒云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岐何氏壓蹈斯失若盟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謬不以禮之說此其不通之一端也公羊通義序　巽軒之於何邵公可謂好而知其惡者矣公羊何序徐疏云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頑曹之語又云顏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經爲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徐彦較何邵公更獷悍矣何氏亦有用左傳穀梁傳者襄十一年秦人伐晉注云爲楚救鄭疏云爲楚救鄭之義出左氏傳矣又如定八年盜竊寶玉大

弓注云此皆魯始封之錫疏云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又如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注云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此亦據左傳而言之又如襄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注云莒人納去疾及展立莒子殺之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去疾奔齊亦據左傳而述其事也莊元年單伯逆王姬注云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交婚姻疏云義取穀梁之文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傳云曷為以夏五月郊注云据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疏云何氏必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之文也又如僖二十八年壬申公朝于王所傳云其日何錄乎內也注云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於月禮家上文冬公會晉侯齊侯云云于溫故云不月也然公羊傳無說穀梁傳云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傾矣何注取此為說耳何氏雖惡二傳而仍不能不取之也

穀梁述事尤少近時有鍾氏文烝補注於隱公十一年傳下纍

全傳述事者祇二十七條謂穀梁子好從簡略禮案僖二年傳述晉獻公伐虢事十年傳述殺申生事並詳述其語則非盡好簡略者實因所知之事少故從簡略而專尋究經文經義耳

惠公仲子穀梁以爲惠公之母此穀梁之獨得者蓋見公羊之不通而易其說且以僖公成風比例而得之也左氏爲魯史官必無不知魯君之母之理蓋此經左氏本無傳而附益者襲取公羊之說耳（此劉申受左氏春秋考證語）附益者必在穀梁前故不知有穀梁說也（下文天子七月而葬云云乃取王制之語王制雖出於漢時其語則傳自古人也以劉申受何氏解詁箋於惠公仲子不從公羊而從穀梁孔巽軒則不取穀梁此孔巽軒不及劉申受者也）

穀梁時月日之例多不可通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傳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楊疏引何休云公子牙季孫意如何以書日乎此駁無可置辯矣（疏引鄭君所釋亦不可通又引糜信云益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弒隱此尤謬）

甚益師卒與桓弒隱事隔十年而可歸罪於益師乎公羊云何以不日遠也此最通也桓十四年夏五穀梁云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既知遠則傳疑則不當設不日惡也之例矣隱四年九月衞人殺祝吁于濮傳云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范注云討賊例時也衞人不能即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譏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也灃謂春秋以誅亂臣賊子為最大之義能殺亂臣賊子者無如石碏殺祝吁最足以彰王法而快人心魏叔子左傳經世鈔云左傳中作用未有若此衆之光明正大忠厚者也倘可譏其緩慢乎所謂討賊例時者據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耳雍廩之殺無知左傳不詳載其事其載石碏殺祝吁則設謀而後能殺之二國情事未必同豈得以彼例此因有九月二字遂於石碏純臣橫加譏貶傎矣穀梁未見左傳不知石碏殺州吁事而徒以時月為例故有此病也

穀梁之病更有在拘泥文例者如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傳云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疏云春秋之例戰伐不並舉此上有伐文今又言戰是違常例也又伐人者爲客受伐者爲主此言及齊師是亦違常例也澧案四國伐齊曹衛邾不與齊戰而獨宋與齊戰安得不以伐與戰分言之乎曹衛邾不與齊戰獨宋與齊戰又安得不言宋及齊戰乎若云齊及宋戰則反爲齊不與曹衛邾戰矣此文義自當如此安得以常例論之乎孟子之說春秋一曰其事二曰其文文者所以記事也事百變而不同則文不能一成而不易執其同者以爲常例而以其異者爲違常例奚可哉

傳拘泥經文而解傳者又拘泥傳文如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

會葬傳云其志重天子之禮也五年王使毛伯來會葬傳云會葬之禮於鄙上楊疏云舊解以爲叔服在葬前至先鄉魯國然後赴葬所毛伯以喪服發後始來先之竟上然始至魯國故傳釋有異辭也或二者互言之未必由先後至理亦通也禮案此明是互言舊解因傳異辭遂造爲先後至千載以上之事豈可以意造乎說春秋者多妄造其事之病此二事猶其小焉者耳其大者如鄭伯殺段是也

穀梁之短范注不曲從之此范注之善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云納者內弗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范注云甯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然則從

王父之言傳似失矣文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傳云賵以早而含以晚范注云成風未葬故書早已殯故言晚國有遠近皆含及事理不通也范注之不曲從傳說如此范氏引禮雜記曰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含不必用示有其禮楊疏引舊解以爲雜記諸侯之禮若天子則諸侯夫人有疾當告於天子天子遣使問之有喪則致含無則止矣今歸含大晚故譏之澧案此舊解曲護傳文耳豈有問疾而齎含玉以行者乎卽齎含玉以行能必其及未殯而至乎范注多稱甯所未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傳云聘諸侯非正也范注云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此因穀梁與周禮不合不敢定其是非也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傳云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范注云或曰之說甯所未詳此以或說爲非而不駁之也定六年仲孫何忌如晉注云仲孫忌而曰仲孫何忌甯所未詳公羊傳曰譏

二名此不信公羊之說而不駁之也有因何邵公之說不通范氏但云甯所未詳者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范注云下無秋冬二時甯所未詳楊疏云何休云桓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去二時以見貶范以五年亦使臣聘何以四時皆具七年不遣臣聘何因亦無二時故直云甯所未詳也澧案桓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昭十年十有二月不書冬莊二十有二年以五月首時何休之說皆謬范皆云甯所未詳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成十六年公至自會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注皆引鄭君說而云甯所未詳范氏最尊鄭君而猶云未詳愼之至也

范氏爲略例百餘條見集解序楊疏楊疏引之有稱范氏略例者有稱范例者有稱范氏別例者皆卽略例也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別爲略例故可稱別例楊疏所引如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

廟疏云范例猶有五等發傳者三以下文多不錄此但分別發傳不發傳如莊二十年夏齊大災疏引范例云災有十二內則書日外則書時以下文多不錄此分別書時月日之例亦不穿鑿紆曲如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疏引范略例云祭祀例有九皆書月以示譏九者謂桓有二烝一嘗摠三也閔吉禘四也僖禘大廟五也文著祫嘗六也宣公有事七也昭公禘武宮八也定公從祀九也此以皆書月無異例故臚舉其事而已凡疏所引二十餘條王仁圃漢魏遺書鈔已鈔出皆無穿鑿紆曲之病蓋春秋無達例但當臚列書法之同異有可以心知其意者則為之說其不可知者則不爲妄說斯得之矣四庫全書提要疑楊士勛割裂略例散入疏中澧案隱二年疏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無王者一百有八云云與桓元年疏所引范氏例之語同此楊氏取范氏例散入疏中之證

僖四年許男新臣卒范注云十四年冬蔡侯肸卒傳曰諸侯時

卒惡之也宣九年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然則新臣卒于楚故不日耳非惡也澧案此范注所引爲例者似已合矣楊疏引宋公和宋公固莒子去疾吳子光曹伯負芻蔡侯東國許男甯諸條文多不錄而云范氏之注上下多違縱使兩解仍有僻謬故並存之以遺來哲此可見傳之所解不盡可以爲例與此雖似合與彼則多違必不能畫一也

知三傳之病而後可以治春秋知杜何范注孔徐楊疏之病而後可以治三傳夫諸經之傳注箋疏亦豈能無病然大抵考據訓詁之疏失耳三傳注疏之病則動輒關於聖人之褒貶苦乖戾苛刻是非顛倒安得爲聖經乎此澧所以各舉其病恐後之治經者爲其所誤也范氏序譏舉三傳之傷教害義者又言棄其所滯擇善而從此范武子立心之公正也孔巽軒公羊通義序云古之通經者首重

師法三傳各有得失學者宗一傳卽篤信一傳倘將參而取焉恐所取者適一傳之所大失所廢者反一傳之獨得澧謂蜚軒言重師法是也然左傳以公子益師卒不書日爲公不與小斂異軒駁之云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公豈得與小斂乎然則治左傳者篤信公不與小斂之說異軒以爲是耶否耶且異軒云何卲公不通若盟于包來不肯援穀梁以釋傳授者五人不服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然則何卲公之不通乃其不參取之故也參取乃通也

杜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集解序孔沖遠云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正義序澧謂此諸儒言左氏春秋而皆取公羊穀梁誠以三傳各有得失不可偏執一家盡以爲是而其餘盡非耳鄭君之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卽此意也師法固當重然當以一傳爲主而不可盡以爲是鄭君箋毛詩宗毛爲主而有不同卽此法也

鄭君注左傳未成以與服子愼見世說文學門而不聞注公羊穀梁是

鄭君之治春秋以左傳爲主也陸氏纂例謂左氏功最高蓋其意亦以左傳爲主但其書名曰集傳則不主一家無師法耳三傳分門角立詬爭已久啖趙陸欲其歸於一遂盡抉其藩籬此亦勢所必至也

劉原父之書即啖趙陸之法刪改三傳而合爲一傳然所刪改多不當如鄭伯克段于鄢原父録左傳而改之云大叔出奔公追而殺諸鄢夫以爲左傳不可信則不當録之豈有句句可信獨大叔出奔共一句不可信者乎既信公羊穀梁殺段之說乃録左傳而刪改之此則孔沖遠正義序所謂方鑿圓枘者矣如秦人晉人戰于河曲公羊云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公羊之意嫌河曲不知何地故解之言河非處處有曲千里乃一曲但言其曲處即可知其地蓋河自南流入塞至華陰乃曲而東流此秦晉戰處也而原父作權衡云言千里一曲悉可名之河曲是三河之間無他地名直曰河曲而已不亦妄乎原父之意以爲三何之間處處皆河曲此不解公羊意而

遽加駁難踳駁無關春秋大義然失之粗疏矣

最荒謬者孫明復之尊王發微隱元年不書即位孫云正也五等之制雖曰繼世而皆請於天子隱公承惠天子命也故不書即位以見正焉十一年公薨孫云不言葬者以侯禮而葬也隱雖見弒其臣子請謚於周以侯禮而葬故不書葬即此二條可知其務與三傳相反遂虛造請於天子之事竟以爲古事可以隨意而造者其餘不通之說不可枚舉如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孫云凡書盟者皆惡之也春秋之法惡甚者日其次者時非獨盟也以類而求二百四十二年諸侯罪惡輕重之跡煥然可得而見矣如其說則事無罪惡者但當書年不書時日乎其意謂二百四十二年無事不惡耳且云惡甚者日然則天王崩書日亦惡甚乎如此而猶名其書爲尊王耶歐陽永叔

爲其墓志云先生治經不惑傳注此爲其所欺矣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孫云其言于濮者威公被弑至此八月惡衛臣子緩不討賊俾州吁出入自恣也此穀梁范注最謬之語而孫明復抄襲之可謂不惑乎歐所作銘云聖既歿經遭獸焚逃藏脫亂僅得存眾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剖摩蔽蝕相吐吞日月孛復光破昏博拔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今以斯文考之是耶否耶言不可不慎也

公是先生弟子記云歐陽永叔曰趙盾弑其君加之弑乎劉子曰加之爾何以加之也曰不知賊之爲誰而不得討可也知賊之起也而力不能討可也知賊矣力足以討矣緣其親與黨而免之是以謂之弑君也曰今有殺人者有司足以執之而不執也然則謂有司殺人可乎曰否不可君固非人之比也大臣之于其君豈有司之于其人乎君親之間聖人加焉後世猶亂況

勿加也禮家歐說見其集中春秋論下篇其中篇云公羊穀梁皆以爲隱假立以待桓也子曰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此說尤謬然則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弒乎左傳隱元年疏引何休膏肓云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爲攝者歐說依倣於此也

不信三傳始於唐人韓文公寄盧仝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蓋經學風氣自唐而變而遡其源則春秋繁露已有無傳而著之語矣見竹林篇然其所謂無傳而著者齊頃公伐魯伐衞大國往聘慢其使者晉魯衞曹四國大困之於鞌自是頃公恐懼卒終其身國家安寧也然慢聘使之事不見於經無傳何由著乎董生之說已不可通況後儒乎試問之曰使有經而無傳何由知隱公爲惠公之子桓公之兄乎何由知弒隱公者爲誰乎此可以爽然自失矣方靈皋春秋直解序云聖人

作經豈豫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此說似足以惑人而實不通也伏羲文王作易豈豫知後世必有孔子十翼哉如方氏之言則十翼亦可去矣且後儒去傳解經者彼其所著之書亦傳之類也非經也使古之三傳可去何不并去其自著之書乎夫聖人之作經所以必待傳而著者聖人雖異人者神明而朽沒之期亦等此皇侃論語義疏序語孔子修春秋時年巳老矣故其傳付之丘明傳之與經一體相須而成也此史通申左篇語朱子之修綱目亦與門人相須而成其綱猶經也目猶傳也使去目而獨存其綱可乎不可乎明史婁諒傳云著春秋本意十二篇不採三傳事實言是非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爲廢書矣然則春秋必待婁諒作本意而後明亦廢書也○孔巽軒公羊通義敘云大凡學者謂春秋事略左傳事詳經傳必相待而行此即大惑文王繫易安知異日有爲之作十翼者周公次詩安知異日有爲之作小序者聖人之所爲經雖無二子者之傳方且揭日月而不晦永終古而不徽孔巽軒亦爲此

說又何責於不知經學者乎

黃楚望云凡左傳於義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若據其事實而虛心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則經旨自明澤之所得實在於此然則學春秋者姑置虛辭存而勿論而推校左傳之事以求聖經此最爲切實庶幾可得聖人之旨矣趙東山春秋師說卷中又云所謂虛辭者謂如尊君卑臣貴王賤霸尊周室抑諸侯若此之類其義雖正然人人所知今有人能誦此說似乎通曉及至以一部春秋付與之使之著筆則莫知所措矣同上黃氏之說最爲醇正且以尊君卑臣之類人人所知者皆爲虛辭使不考事實而好爲大言者無所置其喙尤爲卓識也

東塾讀書記卷十終

東塾讀書記卷十一　　番禺陳澧撰

## 小學

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此毛詩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孔疏語爾雅疏襲用之爾雅釋宮郭注云通古今之異語又孔疏所本也蓋時有古今猶地有東西有南北相隔遠則言語不通矣地遠則有翻譯時遠則有訓詁有翻譯則能使別國如鄉鄰方言即翻譯也有訓詁則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謂通之也訓詁之功大矣哉

漢書藝文志云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此謂尚書古文觀於史記采尚書以訓詁代正字而曉然矣如庶績咸熙史記作衆功皆興庶衆也績功也咸皆也熙興也皆見釋詁其一二字以訓詁代者如寅賓作敬道方鳩作旁聚寅敬也鳩聚也亦見釋詁此所謂讀應爾雅也以訓詁代正字自孔子贊易而已然矣如乾象傳當云天行乾而日

天行健艮彖傳當云艮其背止其所也而曰艮其止王輔嗣亦用此法如艮初六艮其趾王注云行无所之故止其趾震六三震蘇蘇王注云位非所處故懼蘇蘇也

郭氏爾雅序云夫爾雅者誠傳注之濫觴鄭漁仲爾雅注序云爾雅出自漢代箋注未行之前是也其後則有以漢代經注增入者如釋訓是刈是濩濩煑之也此顯然取之毛傳矣子孫孫引無極也以下三十餘句皆用韻必是古人一篇文字而取入爾雅也郭注亦有用韻者文多不錄○王輔嗣易注亦有用韻者如睽卦注云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往不失時睽疑亡也貴於遐邇和陰陽也○王逸楚辭注亦多有之

爾雅訓詁同一條者其字多雙聲郝蘭皋義疏云凡聲同聲近聲轉之字其義多存乎聲卷一澧謂此但言雙聲即足以明之矣有今音非雙聲而古音雙聲者可以其字之諧聲定之又可以古無輕脣音及古音不分舌頭舌上定之錢辛楣說見養新錄卷五郝氏所

謂聲近聲轉卽指此也如大也一條內弘宏洪三字雙聲介嘏假京景簡六字雙聲溥丕二字雙聲訏膴二字雙聲昄廢二字雙聲奕字淫三字雙聲至也一條內艘格二字雙聲到弔二字雙聲來戾二字雙聲又大也一條內廓字以郭爲聲古音讀如郭則與介嘏諸字雙聲墳字今輕脣音古讀重脣音則與昄雙聲釋文昄沈旋蒲板反施乾蒲滿反至也一條內詹與至雙聲古音不分舌頭舌上則詹讀如儋與到弔雙聲凡同在一條內而雙聲者本同一意意之所發而聲隨之故其出音同惟音之末不同耳音末不同者蓋以時有不同地有不同故也其音之出則仍不改故成雙聲也方言虔儇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懇帬陳魏之閒謂之蚑自關而東或謂之纖狀齊魯之閒謂之簣陳楚之閒或謂之第篝宋魏陳楚江淮之閒謂之蘮或謂之媌郭注云此直語楚聲轉也觀於方言則爾雅益明矣釋詁釋言釋訓旣通之使人知則至今知之矣至草木蟲魚鳥

獸爾雅雖已釋之後世又有不知者如以王雎釋雎鳩後世又不知王雎爲何物諸儒解說雖多豐皆未敢信此必求之陝西河南有鳥常集於河洲而雌雄有別者乃可定爲雎鳩耳釋木櫟其實梂邢疏云詩秦風云山有苞櫟陸璣疏云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椒以爲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豈謂雎鳩宜求之陝西河南者亦以其方土故也至諸經所無之物則雖不知亦無害於經學豹鼠既辨其業亦顯此郭序語此以博物顯也而爾雅遂爲類書之祖矣

郭注於爾雅之難明者則爲引證其餘但云見詩書或但云常語此其序所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也更有云未詳者尤得闕疑之義故其書體例謹嚴然其引書則多誤蓋博學而不能强記作注援引時又不復檢對如釋詁注引詩曰胡不承權輿引左傳曰禁禦不若又引左傳曰百姓輯睦

引易曰鞏用黃牛之革固志也引孟子曰行或尼之引禮記曰奚而後傳命皆誤也其餘諸篇注亦多誤引邢疏或直言其誤或云傳寫之誤如釋水注引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此誤多一直二字猶或記憶之誤至誤以疏字爲流字公羊云河曲疏矣通人何至如此此必傳寫之誤矣郭注有引僞孔尚書傳者尤可疑

邢疏之精善者如釋言畛殄也郭注云謂殄絕邢疏云周頌載芟云徂隰徂畛毛傳曰畛埸也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故以畛爲埸易則地絕故得爲畛觀此則邢氏之於訓詁甚通借如此者不多見若盡能如此則郝蘭皋疏不能駕乎其上矣

邢疏之於音學則未能盡明如釋詁迓迎也疏云宣三年左傳曰狂狡輅鄭人杜注云輅迎也周禮秋官有訝士及聘禮云厥

明訝賓于館鄭注皆云訝迎也召南鵲巢云百兩御之鄭注云御迎也字形雖別音義實同當以訝為正字餘皆假借此謂訝訝御音義實同是也輅音與訝不同豈得因杜注訓為迎而牽引之乎由不識雙聲故也且訝迎是雙聲而邢無說亦足見其不識雙聲也

邵二雲郝蘭皋二家之疏度越前人矣郝氏之學出於阮文達公文達與宋定之論爾雅書云以聲音文字為注爾雅之本則爾雅明矣其引生明生魄以證哉引夏屋逸書以證權輿多寡有無無關輕重也與郝蘭皋論爾雅書云今子為爾雅之學以聲音為主而通其訓詁余亟取之宋氏書不知已成否郝氏疏則深得文達之法文達集中釋門釋且釋矢釋鮮諸篇旁推交通妙契微茫尤有以開其門徑也王懷祖廣雅疏證尤精於聲音訓詁然好執廣雅以說經

如被之僮僮被之祁祁毛傳云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也詩意言祭時竦敬去時舒遲而借被以言之毛傳深得其意王氏經義述聞據廣雅童童盛也因謂祁祁亦盛貌則失詩意矣由偏執廣雅故也〇釋名純以聲音爲主有極精語惜無證之音

說文敍云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然則象形者畫而成之如圖畫然指事者指之而已不畫其形也日月有實形其字固如畫古文作⊖D小篆變作日月耳亦有非實形者如亼象三合之形口象回帀之形八象分別相背之形九象屈曲究盡之形亦畫成也又有字義不專屬一物而字形則畫一物者如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高崇也象臺觀高之形永長也象水巠理之長是也又如天大地大人亦大而大字象人形尤其明著者也如上下之字非如圖畫但以丨指一上則可識爲上以丨指一下則可識爲下以丨指口中則可識爲中而皆非如圖畫也徐楚金以實者爲象形虛

者爲指事非也但當以畫成不畫成爲分別不當以實形虛形爲分別也

說文敘云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澧嘗疑之以爲出一縣之號令謂之令爲一縣之尊長謂之長此字義之引申何以爲假借必如來本瑞麥以爲行來之來西本鳥棲以爲東西之西乃假借字也何以許君舉令長二字乎反覆思之乃解本無其字之說蓋古字少而後世字多凡後世有一事一物爲古所無者則刱造一字亦爲古所本無之字若不刱造一字而即依託古有之字則謂之假借縣令縣長古本無而秦漢始有其最著者也當時固可刱造令長之字乃即依託古有之令字長字是謂假借若以此例推之許君生於東漢東漢所有而古本無者如佛是也此亦可刱造一字乃即依託古有之佛字

此即令長二字之例也其剏造一字者則如僧字是也昔吾友侯君模亦疑令長假借之義澧爲此說恨不得起君模而質其然否也澧少時嘗刻所作六書說有人抄襲之刻入彼所著書澧今擇存少作入讀書記恐覽者以爲抄襲彼之書特注明之○六書惟轉注難明澧舊有說刻於學海堂二集今覺其未安故棄之

說文敘云分別部居不相雜廁此許君用急就篇語其實急就篇不得謂之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蓋許君因急就篇之語而悟得分部之法耳段懋堂注云此前古未有之書許君之所獨剏與史籀篇倉頡篇凡將篇雜亂無章者不可以道里計澧謂未有說文之前學識字者讀史籀倉頡凡將之類但憑記憶而難於檢尋今試以一二字檢尋急就篇即可見矣自有說文乃易於檢尋此後自玉篇至　國朝字典皆分部皆說文之遺法也

漢人用字多通借在今日覺其古妙且因此得以考古音古義

然古人所以用通借字者實以無分部之字書故至於岐異耳說文既出而用通借字者少矣此顏氏家訓所謂許愼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者也（書證篇語）焦里堂云如麓錄二字本皆有者也何必借錄爲麓壺瓠二字本皆有者也何必借瓠爲壺疑之最久叩諸深通六書之人說之皆不能了（周易用假借論）澧謂實因無分部之字書故爾不必疑也

說文敍云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易孟氏非古文此已難解矣段懋堂注云許書未嘗不用魯詩公羊傳今文禮則皆難解矣澧反覆思之此敍云粤在永元困頓之年此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許沖上書則在建光元年辛酉相去二十二年矣竊疑此二十二年中許君有增入之字其始每經但采一家其後增采諸家而敍文則

未及改至巳病而遺子上書尤不暇改耳鄭小谷與澧書疑此事澧荅以此說未幾而小谷訃至不知其以此說爲然否

爾雅初哉首基邢疏云初者說文云從衣從刀裁衣之始也哉者古文作才說文云才草木之初也以聲近借爲哉始之哉此皆造字之本意也及乎詩書雅記所載之言則不必盡取此理但事之初始俱得言焉澧謂近人之說多與邢氏同以說文爲本義爾雅爲引申義其實不盡然也造初字者無形可畫無聲可諧故以从衣从刀會意耳首象人頭則人頭是本義基从土則地基是本義其用爲始之義皆引申初字與此不同也哉字則無以定之

一字有數義古人取易見之義以造字形許君卽據字形以說字義此有兩例其一字形卽本義許君說本義又說字形如止

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永長也象水巠理之長是也其一字形非本義許君但說字形不說本義如侯春饗所射侯也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是也射義云射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然則射禮之侯所以名為侯者以諸侯故也諸侯之侯名在先射侯之侯名在後也然造字則諸侯無可象之形故取射侯之侯以造字而許君則但說射侯不說諸侯讀許書者若以射侯為本義諸侯為引伸義則倒置矣嘉定王侍甫名宗潢與澧書云說文有說轉義不及本義者舉尊字酒器也从酋収以奉之本義是尊卑之尊字形則从酋从収奉酒於所尊者澧荅書以侯字佐證之

古人造字其意精微如仁字从二人即所謂相人偶也阮文達公論語論仁論之說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朱子云人之與人為同類而相親梁惠王篇注故从二人則仁之意見矣如敬字从支

苟苟自急敕也程子以主一無適解敬字朱子語類云問何謂主一曰無適之謂一只是不走作卷六十九又云事無大無小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卷二十 从支苟則主一無適不走作之意皆見矣段氏說文注取主一無適之說段氏之偏見也 仁字敬字後儒講之最多而古人造字早傳其精意矣

造字有易有難如造一字二字三字象形甚易造四五六七八九字則難造子字象形甚易造丑寅以下諸字則難造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字則皆難游心古初乃知古人意匠慘澹經營也又如水字木字象形甚易而江河皆水松柏皆木造字若何分別但可造爲形聲字此形聲字所以最多也

說文說字形有簡而未明者入字解說云象臂脛之形此象人側立形故只見一臂一脛也古鐘鼎石鼓文人字皆作入不作儿匕字解說云在

人下故詰屈此引孔子曰未必然也此象人跪曲其足也作篆書者此字多作𠘧冂真書作几而誤耳𠘧字解說但云象形此上象交兩手下不露兩足也又有可疑者亼字解說云象覆二人之形似不然也泰瑯琊碑襲字下半衣字作亼甚明竊疑上象曲領左右象兩袖中二筆象交袵也又如狊字解說云狗之有縣蹏者也此語難解疑有誤字狗豈有縣蹏一種別名為犬乎鬥字解說云兩士相對兵杖在後鬥部在丮丮之下猶卯部在卪㔾之下卯下云从卪㔾則鬥下當云从丮丮其兩士相對兵杖在後當爲又一說耳

說文何部字皆何聲此在說文爲變例夢溪筆談云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爲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木所謂右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歹而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

以義爲義也卷十四

戴東原云諧聲字半主義半主聲說文九千餘字以義相統今作諧聲表若盡取而列之使以聲相統條貫而下如譜繫則亦必傳之絕作也答段若膺論韻書澧案王氏右文之書今不傳戴氏有此說而未著此書錢溉亭程易疇江晉三皆嘗爲之見溉亭與王無言書易疇撰洪稚存漢魏音後序晉三諧聲表而皆未見刻本惟姚文僖說文聲系有刻本耳澧少時亦作此書用段氏十七部分爲十七卷每卷若干部以所諧之聲爲部首諧其聲者下一字書之又諧此字之聲者又下一字書之有高下至四五列者名曰說文聲表久已寫定而亦未刻也

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中論貴驗篇引此聲音之理最微妙者也程子云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

遂有此名此字〔二程遺書卷一〕此說亦微妙孔沖遠云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尚書序疏〕此二語尤能達其妙旨蓋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見之則心有意意欲達之則口有聲意者象乎事物而構之者也聲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聲不能傳於異地畱於異時於是乎書之爲文字文字者所以爲意與聲之迹也未有文字以聲爲事物之名既有文字以文字爲事物之名故文字謂之名也聲象乎意者以脣舌口氣象之也〔此鄭特夫說〕釋名云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風豫司兗冀橫口合脣言之風氾也其氣博氾而動物也青徐言風踧口開脣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此以脣舌口氣象之之說也〔更有顯而易見者如大字之聲大小字之聲小長字之聲長短字之聲短又如說酸字口如食酸之形說苦字口如食苦之形說辛字口如食辛之形說甘字口如食甘之形說鹹字口如食鹹之形故曰以

脣舌口氣象之也

戴東原云鄭康成箋毛詩云古聲塡寘塵同及注他經言古者聲某某同古讀某爲某之類不一而足（書廣韻四江後）澧案鄭君之後罕有說古音者陸法言蓋知之矣故切韻以江部次於東冬鍾三部之下不以次於陽唐二部下也其最精通者左傳孔疏襄十年傳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孔疏云古人讀雄與陵爲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韻陵是其事也襄二十九年傳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孔疏云多見疏服虔本作祇見疏晉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炰夥淸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爲韻此類衆矣（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邢疏用此疏）昭七年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孔疏云張叔皮論云（校勘記引錢辛楣云張叔當爲張升皮論當爲反論）賓爵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鯀化爲熊久血爲燐積

灰生蠅著作郎王劭云古人讀雄與熊者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昭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孔疏云古者羹臛之字音亦爲郎故魯頌閟宮楚辭招魂與史游急就篇羹與房漿糠爲韻但近世以來獨以此地音爲郎耳左傳疏之精通古音如此此疏據劉炫舊疏爲本蓋劉炫識古音歟僞尚書太甲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僞孔傳云阿倚孔疏云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尚書孔疏識古音者惟此一條疑亦本於劉炫也尚書孔疏據劉焯劉炫爲本（）易乾卦象曰大人造也孔疏云造爲也姚信陸績之屬皆以造爲造至之造今案象辭皆上下爲韻則姚信之義其讀非也孔沖遠以造字訓爲訓至分兩音乃不識古音之甚者也如左傳疏尚書疏之識古音不出於沖遠矣說文訴从言斥聲徐鉉等曰斥非聲蓋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釁亦音門乃亦音仍他皆放此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夢溪筆談云觀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如詩

或羣或友以燕天子彼畱之子貽我佩玖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禮家耦與里不同韻）自今而後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夫左右無不能止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極多（卷十四）徐與沈亦頗知古音也

張皋文說文諧聲譜有絲牽繩貫之法如關雎首章鳩洲逑三韻以洲字牽貫於鼓鐘三章鼛洲妯猶四韻則鳩洲逑鼛妯猶六字同一韻也又鳩字九聲仇字亦九聲以鳩字牽貫於兔罝二章逵仇二字則鳩洲逑鼛妯猶逵仇八字同一韻也初學者依此法牽貫之則無不識古韻者矣（張皋文著此譜未成其子彥惟續成之澧昔年至其家見之尚未刻梓今不知已刻否）

鄭庠分古韻爲六部東冬江陽庚青蒸爲一部皆收鼻音也眞文元寒刪先爲一部皆收舌抵齶音也侵覃鹽咸爲一部皆收

閉脣音也支微齊佳灰爲一部支韻之末直往不收但淸音如伊濁音如怡微齊佳灰之末亦如伊怡故與支爲一部也魚虞韻之末亦直往不收但淸音如於烏濁音如余胡蕭肴豪尤之末亦如烏胡當與魚虞爲一部鄭庠分爲二部未當也歌麻二韻亦直往不收歌之末如阿何麻之末如譁華此當用開口呼之字譁華二字合口呼尚未精審乃借用耳當合爲一部鄭庠以此合於魚虞非也段懋堂云鄭氏說合於漢魏及唐杜甫韓愈所用而於周秦未能合六書音均表澧謂雖於古韻未能合然若移蕭肴豪尤與魚虞同一部歌麻自爲一部則於今韻之大界限甚明也澧細審之鼻音即字母疑母之出音也舌抵齶音即泥母孃母之出音也閉脣音即明母之出音也直往不收者即影喻曉匣四母之出音也

國朝諸儒小學度越千古其始由於顧亭林作音學五書亭林之意惟欲今人識古音乃古音明而古義往往因之而明此亭

林始願不及者也蓋字形字音所以載字義者也諸儒讀說文而識字形讀音學五書而識字音其識字義乃自然之理此猶生於三代之世識其文字及語音自識其所言之意也吾輩生諸老先生之後實為厚幸讀其書二三年無不通曉不須費心力但持此以讀經可以通經矣即不能通經而但通小學亦非俗士矣

東塾讀書記卷十一終